

## 远山

□郑艳琼

很久没有去山里了。一个人时，常常想起一句话：“这短短的一生，我们终究都会失去所有，不妨大胆一点，爱一个人，攀一座山，追一个梦。”

我是个安静的人，但从来都不安分。一有空就想往外跑，去哪里都好，最好是山山水水间。

去山里，来了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采茶、制茶、喝茶，在半天的光景里，第一次和茶近距离接触的兴奋渐渐消弭在疲惫里。听到要去北面目光所及的山，我一下子来了精神。

远远望去，那里与天相接，如一条黛色波浪线。山叫什么名字，不知道，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马上就可以去山里了。

山路陡峭，盘旋而上，来到波浪线低处，视野开阔，望向东南，翠碧的一汪塘水静卧脚下，它有个好听的名字——明月湖。风吹过湖面，拂过我的发丝。此刻，翡翠一般的明月湖是寂静的，我站立的这一方天地也是寂静的。

阳光肆无忌惮，一泻万里，照破山河，朵朵碎米杜鹃如同绿旗袍上的粉色盘扣，风雅无边。

这里有防火检查哨卡，几个穿迷彩服

的年轻男孩在值守，一排白色的房子，电脑、大屏电视，各种消防灭火器收拾得整整齐齐。绿植茂盛，宽大的窗子正对明月湖，阳光照在茶几上，最让人心动的是一把吉他，一半卧在沙发上，一半躺在茶几上，文艺的气息瞬间覆满每个角落。

这方天地和着山风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，或在雾雨蒙蒙的光影里，从晨曦微露到暮色四合，乐声响起，或寂寞，或热烈，或低沉，或亢，或壮怀，或浓情，带上心爱的吉他，人生有情饮水饱，在哪里都是快乐的。

波浪线南北绵延，向北稍稍往上，便到了顶峰，一条小路一分为二，东西面分属两个县。凉风阵阵，矮小的松树一蓬蓬在干瘦贫瘠的土石间坚韧向上，岁岁年年。走远一些，植物茂盛，植株高大浓密，应是到了波浪线低处，遇见了传说中的野生大树杨梅：树高大，果实小，形似枣核。

又顺着路向前走，遇见一株，果实累累，压得枝条颤颤。红彤彤的一匝匝，是林中最美的妆容。摘一粒品尝，汁水不甚饱满，核大肉少，滋味酸酸甜甜，折了几支带回家插瓶。

路上意外发现一朵茶花，友人摘给我一片好看的叶子。这样的礼物，让我

想起“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”的浪漫。

回到白色的房子前，回望来时路，一望无际之外依然是起伏的波浪线。耳边和风声回荡着几年前看过的《远方的家·百山百川行》纪录片里好听的男声，或许他也说过，山河壮美，风光无限……心里突然涌起一股热流：“这就是我的祖国，这就是我深深爱恋的祖国。我爱你源远流长灿烂的历史，我爱你每一寸土地上的花朵，我爱你风光旖旎壮丽的山河，我爱你人民的性格坚韧执着。”

在夕阳的余晖里，经过鸡鸣犬吠的村落，静美无言的山河大地，渐渐在我们的前行里远远后退。山河大地，在有情人眼里，哪里都是爱的风物，哪里都生长着风花雪月的浪漫。

友人说，他和妻子常常去山里，摘山莓、捡菌子。他妻子还在坐月子时，不是菌子的季节，他依然捡到一朵草帽大小的鸡枞菌，回家煮给妻子吃。想来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。所有的爱与幸福，浪漫与自由，都关乎岁月。

山给予人的馈赠，四时不同。和爱的人登上山顶，一览众山小，看云海渺渺，听虫鸣鸟叫，观白云苍狗，朝待日出，暮送夕

阳，定有素心人，陪你数晨昏。

作家姚瑶曾说，她高考前去爬山，父亲老姚对她说：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运气，我也只能爬爬周围这些小山了，以后你肯定还会爬更多的山，路更艰险，风景也更壮美。”这段话很是触动我，多么智慧的爸爸。也许每个爸爸都这样，希望自己的孩子去爬更多的山，去看更多更美的风景。每一次只要有不如意的事情，老姚总是带姚瑶去爬山，智慧的爸爸总能点悟许多疑惑。我想这也是姚瑶那么喜欢在山里旅行的重要原因吧。

写那些文字的时候，她正在塞尔维亚的塔拉山深处，“在小木屋里烧柴取暖，在漆黑的夜晚趴在阁楼窗口看星星。从塞尔维亚到黑山，700公里路途全是曲折的山路，一圈一圈地登上云端，再一圈一圈地回到人间。”很多人留言，也想去塞尔维亚，去黑山，去爬更多的山，看更多不同的景。

也许此生，我也和老姚一样，只能爬附近的山，但每次去路程稍远的山，我还是习惯把那山称为远山。

人生海海，山山而川，我们需要一颗好奇的心，去更远的远方，去看不一样的风景。

## 蝶恋花·咏荷三阙

□吴传训

## 荷影清嘉

绿袂轻摇烟水渺，粉靥娇羞，悄悄微风笑。香雾氤氲尘梦杳，琼姿绰约仙音绕。

翻遍笺中情意表，墨韵悠悠，绘尽芳华貌。纵有秋霜催叶老，冰心一片相思皎。

## 荷梦悠怀

翠影轻悠波上舞，粉面含情，脉脉香凝露。月色溶溶烟霭渡，仙姿楚楚芳心驻。

为练新词吟味苦，墨染兰笺，字字皆倾慕。莫叹飘零秋意妒，清魂永在情深处。

## 荷殇幽绪

翠叶凋零霜露苦，粉靥残妆，寂寞何人顾。香散池塘风乱舞，孤芳独守寒烟处。

往昔繁华皆赘慕，今日伶仃，心事凭谁诉。岁月无情催梦去，忧思难尽愁难住。

故乡的小河  
(外一首)

□潘铜娟

春天，小河是温柔端庄的姑娘。  
河水如母亲的手，温暖细腻，  
波光粼粼，似她含笑的目光，  
轻抚岸边的青草，唤醒沉睡的花香。

夏天，小河是热情浪漫的儿郎。  
河水与父亲的脊背一样，敦厚坚实，  
奔腾的水花，是他爽朗的欢笑，  
承载着我们的快乐，一路飞扬。

秋天，小河是宁静澄澈的祖母。  
河水似切切的眼眸，安稳沉静，  
落叶随波，悠悠飘向远方，  
那舒缓的流淌，是岁月的低吟浅唱。

冬天，小河是宽容厚实的祖父。  
河水恰似爷爷高举的手臂，托举希望，  
冰层下的暗流，藏着梦想的力量，  
等待春风，再展欢畅的模样。

我离开故乡的那天，  
小河的水涨到了堤岸。  
水草疯狂生长，如我纷乱的思绪，  
鱼儿、虾儿在心里乱撞。

哗哗的水声，一路跟随，  
陪伴我走向未知的他乡。  
那故乡的小河啊，  
永远在我心中流淌。

## 荷塘月夜

天上挂着一轮明月，  
水中卧着一轮明月，  
薄纱似的清辉笼罩着一方荷塘，  
空气里飘浮着若有若无的清香。

亭亭的荷花在微风中翩翩起舞，  
碧绿的舞裙惊醒鱼儿的美梦。  
它们睁开惺忪的睡眼，  
在水面划出一道浅浅的波纹。

月儿笑弯了脸，  
害羞地躲进水草间。  
枝头的鸟儿蝉儿屏住了呼吸，  
忽然齐声，唱响欢乐的歌谣。

歌声悠悠，湖面涟漪绵绵，  
这夜的荷塘，沉醉了心弦。

## 夏夜捉萤记

□刘信洋

童年的暑假，我常回农村与祖父同住。到了傍晚时分，祖父便对我说：“你今晚再去塘边荒草从捉些萤火虫来养在家里，停电时可以当成灯用。”我早就想去那里玩，便欣然领命，带着工具出发了。

荒草从距祖父家不远也不近。我到达目的地时，四周已经完全暗了下来，玉盘似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当空。那一池碧水，在微风中把水中的月影揉碎成缕缕银波，反射出鱼鳞般的光泽。在皓月的银辉下，齐腰高的野草丛中，几棵挺拔伟岸的老树撑开了银绿色的大伞，微风吹过，树枝摇曳，树叶“沙沙”作响，和着晚间的蝉鸣，仿佛在出席一场交响音乐会。草丛由于树的缘故，没能穿上月亮为其准备的银色衣裳，只能黑着脸默默伫立，但在风中摇曳的姿态却隐约看得出来。我打开手机手电筒的弱光，走进了这一大片草丛——萤火虫的大本营。

萤火虫是一种既可爱又敏感的小生灵。说它可爱吧，它们成群从草丛中飞起，点点明明暗暗的微光，好似群星下凡，在草间嬉戏；说它敏感吧，只要受到强光或噪声的刺激，便熄灭灯光，潜回杂草底下，再难搜寻了。因此，我把手电筒的光调至最弱。

记得上回，我也是奉祖父之命来捉萤火虫。那时我受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的影响，见有几只萤火虫从我身边飞过，便用蒲扇去拍。有时拍空了，它们便调暗身上的光，继续向前飞去，你若在后面挥舞着扇子穷追不舍，稍不留神就会被脚下的草藤或树根绊倒；有时拍中了，它们被拍到地上，自此收了

萤光，无迹可寻了。因此，我只能空手而归，祖父便教导我，要多学学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智诸葛，不要学莽张飞。

这次，我该用什么办法逮住它们呢？我忽然想起周瑜对刘备所施的“美人计”，不知这招在萤火虫身上是否管用？我在书中读到过雌雄萤火虫的区别，扒开杂草仔细地搜寻，真的在草堆里找到两三只用腹部发光的雌性。我把它们捉进玻璃瓶，由于雌萤不善飞行且爬不上光滑的玻璃壁，这样一来，我便可以放心地敞开瓶盖，让雌性用它们的灯光，引来众多的雄性萤火虫。这招“美人计”果然奏效，越来越多的雄性萤火虫纷至沓来，我猛地盖上盖子，搞定！

我提着萤火虫做的“灯笼”回家，祖父正坐在亭中纳凉。我进亭子“交差”，祖父听了我的“智擒萤火虫”的经过后，直夸我机灵。正当得意时，祖父忽然对我说：“你知道萤火虫有什么用吗？”

“照明呀。”

“那月亮不一样可以么？”

我一时语塞。祖父说：“这种小虫和在天上高高挂着的月亮不同，它们是接地气、能照亮小地方的小生物。”我若有所思。祖父接着说：“所以，爷爷希望你将来能和萤火虫一样，不要总想去做高高在上的大人，要踏踏实实做一个为大家办好事、扎根基层的人。”我点头答应，祖父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如今，十余年过去了，村里的那片荒草地虽然没有了，但爷爷的话时刻在我耳边回响，激励着我前行……

## 铜城烩鱼羹

□管锦红

到过许多地方，也品尝过许多美食，但能让挑剔的我念兹在兹的，却是铜城的特色菜肴——烩鱼羹。这道菜不出天长就能在途经饭店时轻易下单，经常被味蕾惦念，被记忆羁绊。

据说烩鱼羹是铜城的特色菜，这一点，我深信不疑。小镇上做鱼羹的原材料是草鱼，不似现在的饭店，为了省时，使用没有刺的鱼。小的时候，食物匮乏，加上烩鱼羹的工序繁杂，耗时耗力，逢到节日才能端上这碗让人欲罢不得的美味。

母亲是镇上的烹饪高手，拿手菜少不

得烩鱼羹。我儿时便知，母亲好客，待客必附以烩鱼羹。可不，厨房里忙碌起来的身影，预示着有客要来。母亲将刚好的鱼放入油锅里煎至两面稍稍变色，加以滚水和葱姜，挖一小勺猪油，炖好后盛出，锅中剩下牛奶般丝滑的浓密汤汁。

剔鱼刺的活不重，心细即可。这次的重任也不例外，非我莫属。别看我那时年纪不大，揽这活也有些年头了，速度快，鱼刺剔得那个干净，即便碗底朝天，也断不会喝出半根。母亲将剔出的鱼骨用刀柄捣碎，滤出汤汁，和之前炖好的鱼汤汇合一处，把泡好的粉丝用刀剁碎备用。

我站在灶台旁，仿佛回鼎华山之端，迫不及待等母亲施展出最后的“绝学”。葱姜末下油锅，大火煸炒出香味，倒入鱼肉快速拨动五六下，加入鱼汤，再舀二三勺炖好

的鸡汤提鲜，翻滚后加入粉丝。复开时，锅膛中的火须得渐渐转小，这时一边缓缓倒入搅拌均匀的蛋液，一边用筷子在锅中飞速画圈，使蛋汁均匀散开，宛若八月的妙笔掷出的桂花雨洒入人间。然后佐以适量盐、酱油、醋、味精等调味，出锅时撒上胡椒和蒜花。最后用家中古朴的老式蓝边汤碗，盛出让人心动的分量，美美来上一碗，将春日里“无边丝雨”的独处，蓬勃出悠然自在的逸致。

烩鱼羹于我，是高邮湖畔鱼米乡音中的温婉桥段，是曲水流觞间的恬淡情怀，是静好岁月里溢出的安且吉兮。那日，我来到女儿的城市，女儿男友第一次登门，鱼羹汤虽然在老家妇孺皆知，由于他是外地人，所以闻所未闻。我拿出从母亲那里学到的厨艺，一显身手，准备了这道烩鱼羹。室内



▲鱼乐 吴作人 绘

